

德國大學研究、教學預算分配縮減，前景堪憂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政府近年來不斷增量投資於研究和高等教育，然而大專院校能分配到的資源卻越形不足，若不對此改變，此趨勢將造成德國高等教育偌大的問題。

近 20 年來的德國對於研究與學術的投注經費明顯上升：1995 年時，各大學院校及大學外之研究單位的人事與業務費用為 246 億歐元，至 2015 年則已高達 493 億歐元，相當於比 20 年高了一倍之多。

然而在挹注系統中提高的款項並不盡然獲得公平分配：大學外的研究機構至今能夠比一般大學更常獲得聯邦政府與各邦的資助，近年來，各大學常須依賴來自第三方*的短期經費來維持正常運作。（*譯註：指德國大學在獲自政府編列的基本營運和教學研究經費以外，來自其他資助單位的研究經費）因此，根據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目前的官方補助現況將會導致「對研究經費分配較有利，然而對大學的教學與研習則較為不利」的情形。

此項針對大學和校外研究機構的統計研究報告於 2018 年 4 月 5 日在波昂（Bonn）公布結果，其中採用的統計數據來自於各教學研究單位、各聯邦相關部會以及聯邦統計局，統計報告則由「德國大學聯盟（Deutscher Hochschulverband）」委託、柏林「教育與社會經濟研究所（Forschungsinstitut für Bildungs- und Sozialökonomie 簡稱 Fibs）」提出。

大學對學生輔導情形每下愈況

根據上述 Fibs 報告，德國大學內的工作人員由於大學生的人數不斷上升而面臨無法應付的局面。1995 年時有 185 萬學生註冊就讀大學，20 年後已經增加到 275 萬人；同時期內，大學內的研究人員只有些微的增加，而 2015 年大學內非研究人員的人數甚至少於 1995 年。

因此統計報告中指出，德國大學中對於學生的輔導品質「明顯地下降」，而對於大學外研究機構而言則仍屬利多。茲列舉比較結果如下：

大學以外的研究機構工作人員人數，不論是否研究人員的增長趨勢均強過大學和應用科技大學。在 2005 到 2015 之間，這些機構員工人數的上升比例為：德國荷姆霍茲學會（Helmholtz-Gemeinschaft）73%、弗勞恩霍夫學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52%，而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ax-Planck-Gesellschaft）則增加了 55%，比各邦的大學機構明顯許多，而其中又以布蘭登堡邦（Brandenburg）的 43%、巴登-符騰堡邦（Baden-Württemberg）的 38% 與巴伐利亞邦的 33% 領先最多。

越來越多任職於教學或科學研究的人員無法獲得正規的長期工作，而只能根據某些具體目標預算（Sachmittel）獲得短期經費資助。總而言之，大學以外的研究機構之經費撥列比大學「穩定許多」，「特別在由公部門所挹注的基本經費（Grundfinanzierung）上也是如此。」研究機構的營運收益可見更為穩定的成長，因而不需依賴第三方的短期經費來源。

對大學而言，它們特別需要在較短的週期中更為積極地設法籌措計畫經費，Fibs 的研究人員分析，這個現象直接影響到大學工作環境的氛圍，這裏的研究人員和大學教師們必須較大學外研究機構花費更多時間和努力去撰寫計畫案或申請書。

龐大的大學新聘教師需求

此外，科學研究人員的世代生態正在蛻變：過去經驗豐富、長年聘用的研究人員有著被「大量年輕、沒有專業經驗、對雇主花費較低的人員所取代」的趨勢。對於聘用方，最重要的結論似乎是便宜最要緊：這個作法搭配著在 2002 年改變的大學教師敘薪辦法，由原來的 C 級薪資計算改成 W 級，它們最大的差異是薪資明顯的降低。Fibs 統計報告的研究人員分析：此舉「明顯透露變更的意圖、壓低人事費用的目的，以及減弱大學教師晉升的機會。」

並且，Fibs 研究人員認為，此針對大學院校實施的節流方案急需由聯邦與各邦政府重新考慮過，因為就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未來大學新鮮人的人數將長期明顯地多過於 2005 年的統計結果」。因此，研究人員表示，未來幾年中：「德國大學內將會急切需要龐大的教師。」

也就是說，現今在德國各個專業領域內已經能觀察到的人才短缺現象，很可能即將蔓延到大學裏，如果政界決定者再不做出應變之

道，只恐怕為時已晚。

撰稿人/譯稿人：德國明鏡週刊（Spiegel）/駐德教育組黃亦君

資料來源：2018 年 4 月 5 日，「德國大學研究、教學預算分配縮減，前景堪憂」

<http://www.spiegel.de/lebenundlernen/uni/deutschland-mehr-geld-fuer-forschung-hochschulen-im-nachteil-a-1201019.html>

